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



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  
司馬職廢美戎為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  
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  
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  
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  
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  
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  
之士出自六鄉濩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  
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  
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  
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  
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

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  
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宣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糝

毛氏曰宣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  
曰熟食曰糝○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  
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  
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  
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宣不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糝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  
征在古必有成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  
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  
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



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事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婦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辯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殫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竝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皎皎古了切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繫陟立反之維之以求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

**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繫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鞅也○**鄭氏曰**永久也○

**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

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呂氏曰**

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求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繫之維之以求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慎爾儆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

**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

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

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

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

無期度○**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透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

母音舞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遜

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

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

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母自貴重其

音聲孔氏曰母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

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

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

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

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母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

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

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

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

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

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



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適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返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

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遷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鴉羽○**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鴉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宜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樛教書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樛惡木也李氏曰樛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樛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因又曰婦之黨為昏媾之黨為因○**毛氏曰**畜養也○

**王氏曰**樛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樛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勅六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婦思復

**鄭氏曰**遂牛穎徒雷反也陸璣柙木疏云今人



謂之牛蹄○**王氏曰**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  
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  
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  
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福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  
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鄭氏曰菑當也○陸璣艸木

疏曰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蕪當其根正白可  
著熟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當音

菑○**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

**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  
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  
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  
之不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

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  
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農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

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

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

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

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

急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

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

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

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第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衍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

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矣○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

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

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

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

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

第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季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

相圖○**宋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

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

斯故曰兄及第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  
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寔又曰乃占我  
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

**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宮之諸矧之豈謂姜

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

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

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雁○**毛氏曰**西

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

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

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

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



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椽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  
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干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  
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版直則墻端  
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椽

如椽杙之椽謂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  
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版以杵築之橐橐然○

**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

作羣寢之時縮版杵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  
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

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董氏曰**崔靈恩

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

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

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

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

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雉而南雉素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

**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

如矢行而直也其棘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

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

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

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

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



高也。○釋文曰棘韓詩作初初隅也旅卽反革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

噦噦呼會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寔

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

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

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

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

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寔鳥呼反也。王氏

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

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

而安寔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

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

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

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于宮反維熊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

蛇市奢反

釋文曰

棘韓詩作初

初隅也

旅卽反

革

殖殖市力反

其庭有覺

其楹噲噲

音快其正

音政

噦噦呼會

反其冥莫

形反君子

攸寔

之實也

孔氏曰

庭宮寢之

前庭也

朱氏曰

覺高大而

直也毛氏

曰覺言高

大也鄭氏

曰覺直也

孔氏曰

楹柱也鄭

氏曰噲噲

猶快快也

呂氏曰正

謂正寢蘇

氏曰噦噦

深廣之貌

歐陽氏曰

宜君子居

之而安寔

也董氏曰

噲噲其正

所謂陽室

者也噦噦

其冥所謂

陰室者也

古者於陰

陽以為宮

室故其正

為陽冥為

陰夫負陰

抱陽以安

其神所以

寧也

下莞音官

上簟乃安

斯寢乃寢

乃興乃占

我夢吉

夢維何維

熊于宮反

維熊彼宜

反維虺許

鬼反維蛇

市奢反

釋文曰

莞小蒲之

席也孔氏

曰西方人

呼蒲為

莞蒲言小

蒲者以莞

蒲一草之

名而司几

筵有

莞筵蒲筵

則為兩種

席也莞細

而用小蒲

釋

文曰莞草

叢生水中

莖圓江南

以為席形

似小

蒲而實非

也竹筴曰

筴董氏曰

下莞上簟

鄭氏

謂與羣臣

安奠非也

按几筵莞

筵蒲筵則

有之

而韋竹無

施於席則

知所以為

寢也孔氏

曰士喪禮

云下莞上

簟如初則

平常寢卧

之席

皆莞簟也

枉寢卧之

席也興夙

興也

爾雅曰

莞

草也

叢生

水中

莖圓

江南

以為

席形

似小

蒲而

實非

也竹

筴曰

筴

董氏

曰下

莞上

簟

鄭氏

謂與

羣臣

安奠

非也

按几



羅如能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管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姆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虺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綴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並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田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于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

○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王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

**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羸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

**蘇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

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

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

氣以日月星辰占云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

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

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

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饗備皆在左右王

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  
音章其泣嗶嗶華旁反朱蒂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孔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璧以祀日月璋邸射

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

**孔氏曰**嗶嗶者聲大也○**鄭氏曰**蒂者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蒂者蔽也行以蔽前天

子朱蒂諸侯赤蒂以章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

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

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

**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為

卑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

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

臣之從三行禮者奉璋棧樸曰奉璋峨峨髦士

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

不容無祿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

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

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

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

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

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

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朱氏**

**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蒂煌煌然有室

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

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  
粟非寐儀唯酒食是議寐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 裼祿也。孔氏曰 祿縛兒被也。瓦紡芳罔反。塤音專也。孔氏曰 婦人所用瓦維紡塤而已。

**鄭氏曰** 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 惟憂也。○**鄭**

**氏曰** 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 衣之祿卽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 弄之紡塤習其所有

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

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遘父母之

憂。王氏曰 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

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 在易家人之六

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羈酒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

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 無儀婦人質無威

儀也。○**毛氏曰** 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

儀也。○**毛氏曰** 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

多。○**丘氏曰** 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尚質

意不當爲威儀。○**說文曰** 襜褕也。詩曰載衣之

襜他計切。○**釋文曰** 韓詩作襜音同。○**東萊曰**

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

章述其佻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

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

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

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

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莘宣王考牧也。鄭氏曰 厲王之時特人之職廢

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



謂半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半羊者馬祭之所  
用者少豕犬雞則比失羊為卑故特舉半羊以  
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半九十其特而  
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濺濺並立反爾半來思其百  
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番半黑唇曰特○**李氏曰**思辭也○

**氏曰**聚其角而息濺濺然王氏曰濺濺和也羊

以苦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

氏曰說文濺為和則濺而比者也同丑之反而

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同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為

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

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

卧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

而告之曰誰謂爾無半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

○**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

也半特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特者之數也董

氏曰二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計也

黑肩為特則黑皆為袖黑耳為羣亦各以其數

也○皆才細反袖音袖羣音尉○**鄭氏曰**言動

息濺濺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譌五戈反爾牧來思

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饒音侯三

十維物爾牲則具

**氏曰**譌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

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

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為禦雨○**蘇氏曰**物



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

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譌言此者美其無所

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

地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

持雨具齋餼糧從半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

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宗廟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度反不崩麾毀皮反之

以肱占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籠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

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宋氏曰**既

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

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得歸

而又辯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

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半羊下來者類也矜

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艸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

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

而森耗敗也言羊而不言半者羊善耗敗故也

言羊不耗敗則半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

術曰羊有疾輒相汗○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

謂羣隊脩廣望之不斷也○**鮑氏曰**麾之以肱

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

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

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

牧事畢也

牧人乃芻衆維奠矣旋音兆維旗音餘矣大人占

之衆維奠矣實維豐年旋維旗矣室家溱溱側巾



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  
 縣鄙建旄州里建旗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  
 衆也○**宋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  
 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旄旗  
 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  
 年則民間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  
 旄者旗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旄統人少旗統人  
 多今建旄之處乃建旗則民庶衆矣○**王氏曰**  
 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  
 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  
 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  
**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東萊曰**以斯于稊  
 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

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  
 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  
 字周大夫○孔氏曰相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  
 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  
 雲漢序曰仍叔相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  
 世叔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  
 章杜氏謂取式譌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  
 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  
 憂心如焚此藍反不取戲談國既卒于律反斬何  
 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曰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惓惓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惓如焚惓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惓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節彼南山有實實猗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揚揚徂厥反瘥才何反恣亂弘多民言驟嘉懽七感反莫懲嗟

**毛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懽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驟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恣亂弘多言恣亂之大而多也民言驟嘉蓋為民驟善言但然譴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恣亂人怨而謗譴其上欽尹氏



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惜莫懲  
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

說文佗天方薦瘥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宋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

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

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

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宋氏曰言尹氏大

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

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

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

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

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

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度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

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

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

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

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

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膺厚也○朱氏

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



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度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寐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昏姻亞則無膺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訕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闕若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宋氏曰**鞠窮也訕亂也○**鄭氏曰**惠頌也戾乖也屆望也○**毛氏曰**闕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宋氏**

**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頌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東萊曰**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



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

曰醒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

**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

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

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東**

**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也

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

騁救領反

**鄭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

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蹙可往之所

○**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

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憐音亦如相酌市由

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子矣言

欲戰鬪相殺傷也予解見秦無衣醜如賓主飲

酒相醜醜○**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

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

如賓主而相醜醜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

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

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

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及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

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

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爲惡無有

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

正也○**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

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  
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  
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  
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訟式譌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  
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

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怨怒或隱匿姓

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謀罰故自

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

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

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

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朱氏曰**家父作爲此

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曷慮以



畜養萬邦也○**禮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管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造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譌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瘠音鼠憂以瘁音羊

**手**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

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

譌偽也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

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瘠憂幽息也與下

鼠思泣並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瘁病

也○**禮氏曰**正月辰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

也○**禮氏曰**觀天災為之憂傷○**歐陽氏曰**降

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譌言以害於國又甚

於繁霜之害物也○**東萊曰**霜降非時災降于

上也譌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

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

天災謫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譏非不深切而君

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

**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為王憂

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蘇氏曰諛言石經作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諛言石經作偽言○東萊曰凡講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音瘦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瘵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

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寤苦之情苟欲免身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

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惇惇憂意也王氏曰惇惇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卒也○鄭氏曰辜罪也

○宋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卒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

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人王不能入而民無所



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鳥之為物唯能食已  
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  
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烝反民今方殆視天芻芻  
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

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芻芻亂也○

**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

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

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

害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

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

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芻芻

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

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芻芻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

所勝者申旬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不欬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單為岡為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音信之占芻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

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脊

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脊尾毛色雌雄不異

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李氏曰**謂山為卑則

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

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

王既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



召彼元老病舊有德者但問之占蒞之事言其  
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  
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  
忌妖之見是以詩刺乃彼故老訊之占蒞傷其  
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  
老訊之占蒞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  
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  
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蒞則其迷亦甚  
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  
烏雌雉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失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  
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庾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雉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眷哀今之人胡為  
虺暉鬼反場星歷反

**毛氏曰**高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踣累足也

說文曰踏小步也春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以虺為螻○**毛氏曰**螻螻也孔氏曰釋奠云

螻螻螻螻名螻螻螻螻守宮也李廵曰螻螻一名

螻螻螻螻名螻螻螻螻守宮○董氏曰陸璣

以虺螻為螻螻鄭康成以虺螻為螻螻攷詩書

以虺為螻者○**宋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

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家語曰孔子讀詩

于正月六章揚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  
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  
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  
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  
人號呼而出斯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  
有脊理○**宋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  
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  
則為虺畏人者則為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苑音鬱其特天之抗五忽反我  
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境苦交反角反之處而  
有苑欬茂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警

警言五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傲也亭  
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琴**

**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欬特盛之苗亦  
猶昏亂之朝有挺欬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  
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  
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  
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  
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為灑也如恐失我爾○

**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畱我其禮待我整焉欬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

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  
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



傷獨立於昏朝之亂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死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兢兢宗周襄妣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

通○**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

方盛之時炎熾燥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

襄國也妣姓也滅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

**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

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

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

能滅之乎今也兢兢之宗周而乃為襄妣所

滅滅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襄妣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姒以為

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末滅詩人

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

上七章皆述王信譌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

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

本以歸罪也

終其求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

今人縛杖於幅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

反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

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求思其終

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求懷又窘陰雨○**宋**



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馬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為迫○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負音云于爾輔方六反屢顛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負益也○宋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

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

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

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

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

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負

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

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

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

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

之炤音灼憂心慘慘十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

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

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



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處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終○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罟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

喟歎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

云旋也慙慙歎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

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

人有言曰葵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

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

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葵雀之

類也**王氏曰**君子困感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

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

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

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

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



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殺作肴曰  
本又作殺

此此音此彼有屋較較音運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夫夫於遙反是椽陟角反寄哥我反矣富人哀此  
悼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較較陋也○鄭氏曰穀祿也

○宋氏曰椽害也○毛氏曰寄可獨單也○孔

氏曰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較

較歛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

者有家而較較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

祿○鄭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天孽並出而椽

卷之王氏曰此此較較者椽害之也富人猶可

勝也悼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

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

以勝其示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徇小貌從

人從凶詩曰徇徇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

邕釋誨云速速方較注謂小人乘寵方較而行

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

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

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寄矣富人哀此悼獨使

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章章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十二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  
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  
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爲交食  
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  
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  
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  
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  
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  
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爲周  
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  
議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  
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言尤忌之夏之四月爲

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  
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  
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濶而其  
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  
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  
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  
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宋**  
**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皆君父妾婦  
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  
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  
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  
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  
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



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皆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隸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彗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呈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

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尔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燁燁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雨味反騰山冢峯祖恤反崩高岸為谷溪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燁燁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今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峯崔嵬爾雅注峯謂山峯頭巉岩者潛魯也○**孔氏**



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燁燁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溪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憺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雷反子內史馭俱衛反維趣七交反馬橋音矩維師氏謚餘膳反妻孀音扇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馭橋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馭橋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欽故知皆氏○朱氏

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

○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

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冢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



奪之馮趨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  
趨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  
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如美  
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如用國宗周以豔豔  
妻驕婦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閼婁嬖方處言厲王  
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  
兮哀衰閼之為郵嬖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  
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嬖方  
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嬖  
言其勢盛若火之煽欬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  
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  
竝處位言文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  
連朋黨於朝是以疾黃○李氏曰羣小人用事

又有豔妾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釋文**蹶佗廢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佗不即我謀徹我墻  
屋田卒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  
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  
佗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  
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  
豬夷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  
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  
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  
**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  
自知惡也故佗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  
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



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囿也乃曰予不我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帶禮下供上役其遺當欬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武亮反擇三有事宣侯多藏才浪反不熱心負觀反遼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宣信也侯維也○**爾雅曰**熱強也且也鄭氏曰熱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祖往也○**王氏**

**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凡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宣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熱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雷一老人以雷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



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龜民尤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刃反下民之孽與列反匪降自天噶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

氏曰噶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噶猶噶噶沓猶

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

特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

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下民之孽

非天之所為也噶噶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

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噶聚談

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

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前漢書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囂囂釋文囂囂作囂囂韓詩作囂

囂○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

○釋文沓作噶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肯反四方有羨餘箭反我

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

倣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

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

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

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

憂民莫不逞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

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



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  
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  
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  
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勉則不應不去也○**韻**  
**曰**里顧野王作瘰○**韻**以瘰為病集注同  
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瘰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霖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  
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棣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  
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

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  
也比毛詩篇皆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  
曰無衆也書曰度艸藝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

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

饑其靳反斬伐四國昊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

負反以鋪音烏反

**毛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辰也

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孔氏曰**昊天上有

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

天誤也○釋文曰昊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

**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斲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欬其若無窮者奈何不辰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莫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膏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膏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膏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度曰衣臧覆芳服反出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戾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戾是也○**毛氏曰**勤勞也

○**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

大舉三公及大夫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爲天下之宗也

○**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氏曰**靡所止戾

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勤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庚王之儆



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夷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庚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庚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宋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

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

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灋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憇之也為陳

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言法語

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

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

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誓思列反御憐憐子感反曰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諸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

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誓御

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說文**曰誓

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

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

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憐憐

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



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誓御而  
已蓋王所親厚聽用誓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  
其誓御誰肯任之○**宋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  
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  
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  
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  
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釋文**憺憺伯慘慘  
○**東萊曰**誓御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逐反維躬是瘁祖醉反  
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舒可也哀賢人不得  
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  
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  
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

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  
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  
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  
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  
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  
**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  
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  
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  
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  
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  
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



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  
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  
為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

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  
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  
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  
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  
子問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迂于王  
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  
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故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

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何為  
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  
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  
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祁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